

“兀鹰”留下痕迹

(苏) 瓦连京 · 马什金 著

肖 雪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兀鹰”留下痕迹

(苏联) 瓦连京·马什金 著

肖 雪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В. МАШКИН

„КОНДОР„

ОСТАВЛЯЕТ СЛЕДЫ

本书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83年版本译出

“兀鹰”留下痕迹

(苏联)瓦连京·马什金 著 肖雪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巨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92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58 定价：0.85元

印数：00001——16000册

致 读 者

任何一个智利中学生都知道：在智利国徽上画了一只兀鹰。国徽的创制者们把这种鸟的形象画作徽章的形状，当成一种国家的象征，也许是因为安第斯山脉的巨鸟习惯于在九霄云天孤单地和威严地翱翔。这个苍穹和群山的有翼居民不仅是动物学上科学著作的题目，诗人们也写诗献给它，有关它的歌曲在传唱。然而，最近，它的那些远不招人喜欢的、一个南美猛禽和食死兽鸟的特征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关安第斯山脉的贪婪居民的这些可恶的特征使我们悲痛地想起凶恶的组织“兀鹰行动”，或者就象人们所简称的那样，叫“兀鹰”。苏联记者瓦连京·马什金的书把我们带进这个极端保密的组织黑勾当的世界中，最近十年来，这个组织在美洲大陆上搞了一系列最骇人听闻的政治暗杀——暗杀乌拉圭人塞尔马·米切利尼和胡蒂埃莱斯·路易斯、玻利维亚人胡安·何塞·托雷斯、智利人卡洛斯·普拉特斯和奥兰多·莱特利埃尔。我们只是指出了这个超国家犯罪组织的一些最有名的受害者的名字。虽然这个组织的总部正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却受来自华盛顿的领导。

至于智利，那应该强调指出：皮诺切特独裁制度远不只是借“兀鹰”之手来镇压反对派——执政委员会的受害者当然是多得难以计数的。如果，如同有时有人所厚颜无耻断言的，杀死一个人是犯罪，而镇压成千上万的人是统治，那法西斯执政委员会就应成百次的有权获得这两方面专家的称

号。

中央情报局特务、1973年前的美国驻智利大使纳撒尼尔·戴维斯喜欢说俏皮话。“在我们的生活中，钱，这还不是全部，”——他恬不知耻地宣称：“还需要爱情，它占百分之二。我以为，正可用这样的比例关系来说明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

不错，钱，大写字母的钱，正是美帝国主义的同义词，它占百分之九十八。这个相当大的部分用于国际恐怖分子活动的极为庞大的总额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秘密活动的不变的被加数。因为要使“大买卖”的事务进行得顺利，就需要镇压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而为此就必须从肉体上来消灭它的领导人。

至于说到爱情，那象皮诺切特这样的刽子手实际上享受到了华盛顿最温柔的好感。

威廉·科尔比先生在他当中央情报局长的时候，1974年11月25日宣称：“美国有权秘密地在世界的任何地区行动，在其他国家收集情报，甚至实行类似干涉智利事务的行动。”

这些主张的最后一点使所有正直的人们感到震惊。因为“干涉智利事务”的表现，就是用火与剑来推翻宪法政府，而这一政府是通过选举，得到国会任命后执掌政权的，并且完全符合美国政治体制认为是无可指责地合法的标准。然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国际电话和电报”康采恩及其他跨国公司的催逼下，和其智利的工业金融界和军界的仆从相勾结，不只是给这种罪行开绿灯，闭眼不看它在策划，不，他还核准了实现上述罪恶行动的决定，而这种行动是二十世纪国际恐怖主义最令人厌恶的一种方式。

“兀鹰行动”意味着政治罪行的“大陆化”。也就是说把受来自华盛顿领导的恐怖行动扩大至整个大陆。美国的刑事犯的上皇艾尔·卡彭还在四十年前就以西方文明代言人的道貌岸然的神态宣称过：“必须使劳动者离红色书籍和共产主义的阴谋远一点。”他说：“我们应当关心的是让他们的脑子里永远是空白。”而没有比干脆消灭危险思想的传播者来顺利进行这样的既卫生又防腐的洗脑筋的更好的办法了。

“兀鹰”在这种场合起着死亡之鸟的作用。拉丁美洲各独裁制度的秘密情报机构的合作产生出了这个凶残之鸟。起初，只是个别的独裁制度之间开始合作。而现在，所谈的已经是一个遍及于整个西半球和在中央情报局庇护下行动的组织了。这个组织可以自夸的是，它在拉丁美洲，甚至美国成功地策划和进行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耸人听闻的政治谋杀，对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统治的年代担任过国防部长和智利驻华盛顿大使的奥兰多·莱特利埃尔的镇压证实了这一点。顺便说一下，美国作者约·丁杰斯和索·兰戴的《大使馆区的暗杀》一书讲述了镇压这位智利爱国者的情况，含有一系列有关“政治罪行康采恩”结构的令人信服和证据确凿的材料。其中指出，“康采恩”拥有固定名额的雇用刺客。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古巴的反革命分子，其名字已经获得极为不光采的名声。

“兀鹰”南美洲头目中最坚定和最残酷的叫做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他在国内实行恐怖主义，并将其出口，无异于他的乌拉圭和巴拉圭的极少令人尊敬的同行。使他们大家不安的是，跑到国外，在流亡中的爱国者们对人们讲述自己祖国国内事情的真实情况，揭露在那里发生的专横行为。因

此，独裁者们就藉助于“兀鹰”去监视拉丁美洲的政治侨民，刺探他们的行踪。他们杀害这些侨民，就象在已经提到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那样。或者就进行绑架，这就象巴拉圭共产党人的领导人安东尼奥·梅达纳所遭遇到的情况。在暗杀作弥撒时的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先生的行动中，也可看到“兀鹰”长脚利爪和残忍之嘴的痕迹。

应当指出，这里所谈的自然是一个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行动的组织。但是，尽管有一层笼罩着它的神秘之幕，终究还是有丝丝光亮露到外面来了。它的血腥活动的某些事情已开始为人所知——前面提到的政治谋杀使人们有可能描绘出这个组织的轮廓、想象到它的鼓舞者、创建者和那些从外面给这一组织提供资金的人们、了解到它的目的和方法。

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为了自身的自卫，需要更全面地去再现“兀鹰”活动的情景，更有充分根据地去揭露这一政治上的黑手党及其全部罪恶之网。但遗憾的是，直至今今天仍没有可能为这一组织的恐怖活动描绘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图画。

因此，对我们已经了解的“兀鹰”的行动进行精细有序的叙述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于社会有益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就能在最终解开一团乱麻上向前进展。《“兀鹰”留下痕迹》一书正是解决这样的任务的。

据我们所知，该书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外也是有关“兀鹰”的第一本著作。它的作者研究了极为多样的文献资料，在档案馆中收集材料，在杂乱无章的报纸的报导中寻觅事实，了解了就已经干出的暗杀发表的各种揭露性声明。他把有关当代的最卑鄙恐怖组织之一的可怕真情的证据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本书可帮助读者看到这种可怕真情的一小部分，认清是谁在主张近年来使世界受到如此震动的政治犯罪。

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委员会成员

瓦洛佳·泰特尔鲍姆

美帝国主义把恐怖主义和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相提并论，就是企图掩盖自己在整个美洲大陆上藉助于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或者顺从于它们的独裁政权所搞的恐怖主义的真面目。

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

罗德尼·阿里斯门蒂

（引自在苏共二十六大上的发言）

前 言

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始终没有变化，过去是，现在还依然是一种旨在寻求新的，并保持原先的统治基地的帝国主义政策。对“西半球邻居”内部事务的干涉、搞阴谋、发动国家政变——这就是美国对其疆界以南地区行动的明显特点。这些行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恐怖主义。只要回想一下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多次组织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和古巴共和国其他领导人的未遂暗杀行动，就足以证明问题了。政治暗杀早就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武器。还在五十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内就组建了一个特别处，其任务是对外国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进行绑架和追踪迫害，这就是所谓“肉体消灭处”。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的工作人员恬不知耻地把这个处开玩笑地称为“健康恶化委员会”。该部门过去的负责人维克多·马克特在法国《新观察家》杂志的一篇访问记中谄熟内情地确认：“许多美国总统……都在不同的时期下达过杀害世界各地人士的命令”。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这时华盛顿官方外交政治路线的上述突出的特点会以一种独特的力量表现出来。目前恰恰正是这样一种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又重新在拉丁美洲加强了既凶猛，而又见不得人的活动。

所以这样做，当然自有原因。首先，美国现政府全球政策的侵略性急剧增长表明它对世界霸权，自然也包括对拉丁美洲地区的霸权要求。其次，华盛顿当局对这块大陆，尤其

是其中部地区解放运动的高涨感到极为不安。

这就是为什么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就立即加强了对象智利、巴拉圭或者海地这样的独裁制度的支持，激化了华盛顿反对古巴、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充满敌意的破坏活动，增多了美国站在这些被起义的解放运动所席卷的反人民政府方面对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内部事务的干涉。

应当指出，“反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是华盛顿现当局所发明的对外政策的理论，而中美洲则是注定要身受这一理论危害的首批地区之一。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外来的（即从社会主义国家输入的）国际恐怖主义”混为一谈，这一企图的毫无掩饰的厚颜无耻令人惊讶。无须多说，这一荒谬的和挑衅性的“理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依据的。无论是尼加拉瓜，无论是古巴，无论是苏联（华盛顿极尽歪曲和伪造之能事指责“输出革命”的正是这些国家。）和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以及任何地方的解放斗争的高涨都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政治家们所虚伪地、无耻地、侮辱性地称之为“恐怖行为”的人民的行动却是由另外的客观原因所决定的：劳动群众无法再忍受帝国主义和当地统治集团的残酷压迫，对无权的、完全失去生存条件的处境难以沉默，抗议社会的不公正、缺乏政治自由和人的最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利每天都在遭到践踏。

在拉丁美洲的独裁者和他们的庇护者看来，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几十年间，血腥的恐怖浪潮席卷整个大陆。独裁制度的武装力量、警察部队和情报部门不断大规模镇压民主人士和爱国者。此外，可以说“国家恐怖主义”也是极右匪帮“死亡骑兵连”的恐怖主义，而这些匪帮又常常是在当局

的鼓励下行动的。仅在危地马拉一地，从1954年中央情报局组织反动的国家政变时起，直到1982年年中，被镇压而死的就有九万多人。

恰恰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把这一切称之为国际恐怖主义，因为它来自位于拉丁美洲边界之外的中心，来自美国。而问题不仅在于，大陆的恐怖独裁者们是被华盛顿扶上宝座，并完全依赖于它的支持和唯命是听。问题还在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其它情报部门已真正地渗透进了独裁者的秘密警察和军事情报部门的所有毛孔，并且实际上是在指挥它们。华盛顿情报部门的间谍也渗透进了“死亡骑兵团”和其它极右组织，为了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它们。

美国的间谍部门，正象已经指出过的，它自己也一贯采用恐怖行动来反对“不合心意的”政治活动家，并且总是认为，在只要有可能的地方，就要借别人的手去“火中取栗”，通过第三者，通过冒名顶替的或者控制下的组织来行动，拉丁美洲独裁制度的秘密情报部门和当地的恐怖匪帮毫无例外的都是这样的组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痕迹搞乱，即使不能使用中央情报局因所犯的罪行遭致怀疑，那也无论如何，要使它免于受到直接的指控。

但是，痕迹还是留下来了，包括“兀鹰行动”的痕迹。“兀鹰行动”成了利用这些第三者的新阶段，因为中央情报局成功地把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组织联合进了一个在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行动的统一的大陆网。不错，“兀鹰”是一个超越于各国之上的恐怖主义组织，这就极为明显地证实：美国帝国主义把国际恐怖主义升格成为一项国家政策。

开创“兀鹰行动”的秘密协议最初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鼓

励下，在智利和其它一些南美独裁国家的情报部门间签定的。这个条约参加者的范围逐渐扩大，先是南美，后至中美的其它军事情报部门的秘密警察。虽然参加这一罪恶同盟是秘密进行的，但排场却极为盛大。例如，当巴拉圭独裁制度的军事情报部门参加这一组织时，当时该部门首脑拜涅托·胡安涅斯上校就从自己的智利“同事”孔特莱拉斯手中接过一枚青铜纪念章，上有一行题字：“巴拉圭参加‘兀鹰行动’纪念，1976年7月”。

在整个西半球大规模镇压“破坏分子”，就是这个大陆反动势力所结成的“神圣同盟”的目的，这一“同盟”的利刃主要指向因受迫害而不得不别国弃乡的著名进步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中央情报局控制下的一系列拉美国家的情报部门联合起自己的力量和手段，对这些侨居国外继续斗争的反对派进行迫害。比如，一个来到巴拉圭的智利人会立即落入（根据皮诺切特特务部门的请求）独裁者斯特罗斯罗的特务部门的监视下或者这两个秘密警察的特务们的共同监视之下。人们追踪他，给他编织“毁名污誉的材料”，进行恫吓，并尽力使他和政治活动相隔绝，如这一切都毫无用处的话，那就绑架，把他送回智利，以便把他投入刑讯室，或者，更通常的办法是，干脆把他干掉，为此可利用专门的“刺客队”——“兀鹰”。玻利维亚前总统托雷斯的遗孀埃玛·奥勃莱亚斯·德·托雷斯这样写道：“在拉丁美洲次大陆，政治暗杀已没有国家的界限。确切无疑的是，大陆上各个法西斯独裁政权所策动的镇压活动从某个时候起，已不再是局限于这个半球的某个国家的地理疆界之内的某种隔绝的和孤立的行动。如今，这些镇压活动的基本特征是，它们是

由一个大陆组织来进行的，并且具有系统的、相互协调和彼此依赖的性质。每天出现的揭发性声明，其中一些是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门军官的声明，证实了这个其任务是消灭西半球民主人士的超国家组织的存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揭发材料和具体事件使人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有直接联系的这一超政府镇压机构的现实不再有怀疑。拉丁美洲大陆的每一个独裁政权都对上述组织的建立出过力，为它提供过最卑鄙的人类渣滓。中央情报局除了为它提供大部分经费外，还保留权利来发出政治性质的指示和组织方面的指令、修改行动计划、不容有任何异议地批准拟定的行动以及由独裁政权——该组织的成员国所提供的应予杀害和追捕者的名单。今天，这个多国镇压公司把其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恐怖和仇恨的触角伸向了所有这些独裁政权的领土，使犯罪和野蛮行为‘国际化’。智利、阿根廷和海地的严重危险正在威胁玻利维亚的民主。当然，阿根廷的爱国者，比方说，也同样地正在巴拉圭遭到危险……这就是反民主的镇压体制的‘国际化’。必须明白，罪恶之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杀害了托雷斯将军，却把他的头放在圣地亚哥，而肢躯却扔在蒙得维多、萨尔瓦多、亚松森……。”

玻利维亚前总统的遗孀是对的——于七十年代中期，随着秘密条约的签订而开始活动的“兀鹰行动”很快就具有了一个完全正式的组织的特点，尽管它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组织。据美国记者约·丁杰斯和索·兰戴在他们的《大使馆区的暗杀》一书中的报道，该组织的总部位于智利首都，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及其保安部门的庇护之下。有关拉丁美洲解放运动著名活动家的材料都集中到那里的一个装有计算机

系统的专门档案馆里。根据中央情报局或者这一超国家“暗杀公司”成员国领导人的要求，在那里详细制定肉体消灭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行动细节。从那里，从圣地亚哥，有专门的电传线和参加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独裁政权的秘密情报部门保持联系。为了这些电传线的工作，使用特殊的电码。应当说明，该组织固定工作人员的数量是不大的。为了完成某种罪恶行动，有关的情报部门就派出自己的特务，去监视圈定的受害者。处决由按其组成也是“编外的”“刺客队”来执行：“兀鹰”和各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极右恐怖匪帮以及潜藏在美国的古巴反革命匪帮保持密切的联系，正是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被临时“借用来”去干“湿活儿”。各个古巴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尤为经常地担当这种雇佣刺客的角色。因为，根据美国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有关这方面的权威证据，他们是今天“世界上受过最好训练的刺客”。一点不错！在美国反对社会主义古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年代里，他们在中央情报局教官的领导下曾受过极好的训练。这样的事是众所周知的：某些特别“干练”的恐怖主义分子不止一次地，可以说是经常地被派去从事罪恶的活动。例如。古巴的反革命分子何塞·迪奥尼西奥·苏亚雷斯和维尔希利奥·帕斯就是这样的人。后者于1975年参与了在罗马对智利基督教民主党左翼领导人贝尔纳多·莱顿的未遂暗杀活动。下一年，他又和苏亚雷斯一起，在美国首都，参加了杀害智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奥兰多·莱特利埃尔。1980年，这两名匪徒卷入了杀害萨尔瓦多大主教罗梅罗的事件之中。这已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有关莱特利埃尔死亡案件在华盛顿法庭审讯结束后，他们被认为“躲避了美国司法机构的追究”。然

而。据在美国出版的《星期日新闻报》的证明，他们被迫隐藏起来，并协助中央情报局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实华盛顿间谍和破坏部门对帕斯和苏亚雷斯慈父般的关心，这就是“兀鹰”是美国特务部门的一个分支机构。还有其它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有这样一位美国公民，迈克尔·汤利，是杀害莱特利埃尔和进步的智利将军普拉特斯、以及已经准备，但幸运的是未能进行的智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瓦·泰特尔鲍姆的未遂谋杀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他不仅是皮诺切特保安部门的军官，而且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务。还可以提及这一点：美国记者D·弗里德在其著作《华盛顿的谋杀》中，根据对莱特利埃尔之死情况的仔细研究得出结论：中央情报局与罪行有最直接的关系。最后，可以回忆一下，当1975年秋天，智利法西斯军人执政委员会当时的秘密警察头子孔特莱拉斯上校，化名在大陆各处旅行，征募“兀鹰”的新成员时，他曾事先在美国从当时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瓦农·沃尔特那里接受过指示。关于这次旅行的情报是完全可靠的。向记者们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拉法埃尔·利瓦斯·巴斯克斯，他的工作部门是委内瑞拉安全部，孔特莱拉斯曾试图把这一部门拉入大陆恐怖组织，但未获成功。

应当特别对下述情况加以说明。各情报部门的“神圣同盟”所迫害的不仅是共产党员或者其他左翼政党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它的受害者可能是任何一个政治的、工会的、社会的或者甚至宗教的活动家，如果在华盛顿和拉丁美洲反动势力看来，他能够把相当广泛的反对独裁政权的人士联合在自己周围的话，如果人民能听取他的揭发性的讲话的话。此外，

仿佛正是持温和政治方针的活动家最常常落入“兀鹰”的铁爪之中。其实，这是很容易解释的。暗杀共产党员是在拉丁美洲独裁政权营垒里广为流行的勾当。毫不顾及社会舆论，对他们实行公开的或者看来是不公开的镇压由来已久。因为在实行反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里，共产党实际上是被宣布为非法的。而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则不同，他们虽然也被吸引到大陆的解放运动中来，但却不属于反帝国主义和反寡头政治的最左的派别。独裁者们和他们的华盛顿老板在对他们进行镇压时无论如何也不愿大肆宣传。当这些人在自己的祖国和国外都享有盛名时，尤其是这样。在这种局面下，亲美的恐怖独裁政权的头头们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同意和鼓励，甚至经常在其纵恿下，去求助于那些“在政治暗杀方面有高度专业技能的专家们”的帮助，这些专家受雇为总部在智利首都的罪恶组织“兀鹰”工作。他们求助于这些专家的帮助是希望（应当指出，是徒劳的希望），职业刺客们在干罪恶勾当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央情报局“派生企业”的职业刺客开始被用来去杀害的不仅有侨民（需要提醒这是“兀鹰行动”的主要职责），而且有国内反对派的活动家——首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政治方面的考虑，谋杀应该进行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尔·阿奴尔福·罗梅罗就是这样在自己祖国的首都死于美国情报部门的拉丁美洲分店之手的。

刚开始时，“兀鹰”还能极隐蔽地行动，没有引起注意。然而几年后，虽然有时还能秘密地行动，但却开始逐渐地变得为世人所知了。